

逆光成长

暮色四合，浮尘轻舞，街灯摇曳。

窗外车来车往，一切应该是周末美好惬意的样子。虽然霓虹灯编织了暮色的美，却抹不去我心中暗淡的色彩，因为感冒正是毁灭我心情的利器。

我敲打着桌子，烦躁情绪迅速蔓延，拿起桌上的水杯灌了自己几口凉水，随即起身，扫了一眼桌上的药丸，把它们握进手心，迈向了房间。步子是急促的，手心是炙热的，脑海是空洞的。我听见心脏挥舞着臂膀闷声敲击着胸膛，也仿佛听见了手中那几粒药丸的无声控诉。

关上房门，摊开手掌，眼神飘移。墙角的纸篓静静地立在那里，也

低处的光

几年过去了，那位老人好像一道来自低处的光，依然使我难以忘怀。

那是一个初秋的夜晚，我和爸爸乘车从北京回到温州已是凌晨3点，深黑色的天幕不见星星，只有路灯的暖光洒满了路面。

拎着沉重的行李，我和爸爸穿梭于人群中，从眼前驶过的出租车每一辆都满员。我略带疲倦地说：“算了，坐三轮车去吧。”

车夫是个清瘦而干练的老人，60岁上下，靛蓝色布褂，铅灰色裤子，旧军帽掩不住两鬓星星点点的斑白，岁月刻出的皱纹溢满了沧桑。他从我手中接过行李，干裂的嘴唇微微咧开，笑笑，做了个上车的手势。

这样走了好长一段路，老人似

角落的那抹斜阳

放学铃声如期响起，我犹豫再三，还是踏上了那条小巷。这是我不久前找的一条捷径，一米来宽，除地面平整外，一律的斑驳墙面，可穿越它不仅躲开喧嚣拥挤的人群，还能让我缩短五分钟的路程。

尽管那天心脏有种被挤压的感觉，转角处那个干瘪的老人如同镶嵌在门框里，神情呆滞，身体一动不动，就像杨绛笔下的老王，不知何时冒出来的，吓了我一跳。但今日，我只想等到那老头家门口就一跃而过。我开始了我的探险之旅。

“咦，没人！”我暗自庆幸，可瞥见那门是开的。

“怎么了？”好奇驱使我慢下脚步扭头查看。只见漆黑的屋子，有一处亮光投射在小天井里，有个人躺在摇椅上，摇椅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仿佛向世人诉说着无法言说的悲伤。夕阳下，他的脸显得格外沧桑。他支起身子，使劲咳了两声，

又见繁华入阵

山隐隐，路漫漫。翻过一座又一座山，一望无际的蓝色矢车菊飘扬在风中。柔和的微风将我的发丝轻轻扬起。无论何时想起，拥裹衣炉火，泛舟湖上，烹茶煮酒，踏雪寻梅，在一片银色素白之中，都是那种令人心醉的恣意；无论何时想起，四世之家，长辈高坐，慈眉善目，小辈承欢膝下，欢歌笑语，热闹满堂，都是那种令人心暖的温馨；又无论何时想起，竹林送爽，二人对坐，闲敲棋子，夜挑灯笼，读书分茶，都是那种令人心驰的自在。可是如今，无论何时想起仅仅看过一次的小说《繁华入阵》——弄丢了，我都是那种无人能体会的令人遗憾的沉默……

《繁华入阵》，我舍弃过，又渴望过，亦珍惜过。

我非常执着地寻遍了整座城，可那本书却不在凭栏处。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父母对我说：“我们

许我一松手，滑落的不只是药丸，还有限制我身心自由的种种束缚。“扔就扔吧，不就几颗药丸吗？”这一声音在我脑海中炸开。当双手停在纸篓上方时，心中一丝犹豫却腾空而起。“我真的不需要这些药丸吗？我真的可以这么随心所欲吗？我真的不用对自己负责吗？”这些问题猝不及防地由心尖砸向心底。

收手，跌坐。瞬间领悟了药丸中包含着那些爱我的人对我的关怀和流淌在自己血液中的健康。我怎么可以亲手把这种爱化作虚无，用虚伪之利剑刺向自己的身体呢？

从没想过审视错误，正是最大最可怕的错误。这一次的适时收手，希望我趁一切还来得及，可以改

变我自己。我抬起下巴，吃下药丸，一股暖流顺着咽喉自上而下，温润了全身。黑暗中浸润着温暖与坚定，也许瞬间长大了。

吸声急促而沉重，但他的脚依然有条不紊地蹬着车。我心里很不好受，说不出是涩还是苦，只觉得翻江倒海涌起一波波同情，眼睛也酸酸的。

“大爷，赶快让我们下来，我们帮你推车。”睡眼惺忪的爸爸揉揉眼睛，匆忙说道，同时起身就要下车。

老人却摆摆手拒绝了：“没啥，甭担心，咱当过兵的人，身子硬朗得很。”他声音洪亮，坚定地回答道。

上坡了，老人猛地欠起身子，刹那间，瘦削的身子仿佛灌满了力量，好像等待发令枪的短跑运动员，浑身每一寸肌肉都已绷紧。他一边小声地喊着号子，一边有力地把踏板一次又一次踩到底。我担忧地望着他，那瘦削的骨架从蓝衣服上高高凸起，深深刺痛了我的双眼，一阵又一阵辛酸漫过我的心头。

下坡了，老人又坐回车座上，身子因过度劳累而剧烈地上下起伏，呼

乎有些累了，速度慢了下来。很快，前面出现一道陡坡。

“大爷，赶快让我们下来，我们帮你推车。”睡眼惺忪的爸爸揉揉眼睛，匆忙说道，同时起身就要下车。老人却摆摆手拒绝了：“没啥，甭担心，咱当过兵的人，身子硬朗得很。”他声音洪亮，坚定地回答道。

上坡了，老人猛地欠起身子，刹那间，瘦削的身子仿佛灌满了力量，好像等待发令枪的短跑运动员，浑身每一寸肌肉都已绷紧。他一边小声地喊着号子，一边有力地把踏板一次又一次踩到底。我担忧地望着他，那瘦削的骨架从蓝衣服上高高凸起，深深刺痛了我的双眼，一阵又一阵辛酸漫过我的心头。下坡了，老人又坐回车座上，身子因过度劳累而剧烈地上下起伏，呼喊声很沉重，两声之间是断开的，缓了很久时间，才又咳上了第二声。好可怜的老人，我内心一阵柔软，原谅了他昨日的冒失。什么香味？说不出来是什么，反正不是小商贩手头的味儿。我悄悄探头到屋内，“进来吧，小弟。”一个声音响起，唤我，我迈过石门槛，来到屋内，发现一个黑乎乎的的土灶正冒着热气。那老人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我们已经认识了，今日你好口福。”老人随即掀开笨重的锅盖，掏出什么东西递给我。“喔，好热。”我终于看清了是洋芋，还沾着一些盐粒，“快剥开尝尝，这是我孙子最喜欢吃的。”老人一脸笑容，正等待我的答复。我听从他的指挥，剥开一层皮，掰下一点放进嘴里，“好香啊！”“那是，那是我烤的……呵呵！”老人愉快的笑声在屋子里回荡。

老人絮絮叨叨地向我讲述了他的情况。一个老城的守卫者，一个

非常关心你的成绩，怕你因为那本书荒废了学业，所以……”那一天，我跟他们吵架了，这是第一次，但我相信也是最后一次。我伤心透了，把自己蒙在被子里“憋”了很久。我真想顶着两只通红的眼睛，找我最好的朋友，把肚子里的委屈通通倒泻出来。

日子就这样透过我的思念一天一天过去了。“你不想倒，别人推也推不倒。”期末考试之后，我去另外一个城市玩。尽管纯粹是玩，但我看见了熟悉的颜色——《繁华入阵》！我急匆匆进店，手忙脚乱地取下那本书，读起来……

时间从我的指尖尖飞逝。“繁花”即“蓝色矢车菊”，繁华入阵，以花入阵，归于迷阵，只有行其花语，才能解阵。我就好比书中的主人公，落入花阵，久久不得解。而此阵，则需要学会珍惜遇见的幸福，懂得别人对自己的良苦用心——

变我自己。我抬起下巴，吃下药丸，一股暖流顺着咽喉自上而下，温润了全身。黑暗中浸润着温暖与坚定，也许瞬间长大了。

人生是一条没有回程的单行线，每个人小心翼翼地把握着自己的方向盘。交叉路口上方是格外醒目的红绿灯，善念闪烁着绿光，恶念则涂抹着殷红，以心为眼，总有人在红光下迷失了方向，也有人会在猛地踩下刹车那一刻瞬间领悟。

街头十字路口的绿灯又亮了，亮了小城，亮了急刹车的我。前方的道路异彩纷呈，灯下的我正在逆光成长。

南瑞实验学校七(7)班:章雨茜
指导老师:曹胜芳

吸声急促而沉重，但他的脚依然有条不紊地蹬着车。我心里很不好受，说不出是涩还是苦，只觉得翻江倒海涌起一波波同情，眼睛也酸酸的。

到地方了，我们下了车，爸爸递给他10元钱。“不，车费是5元。”老人不容辩解。

“大爷，你就拿着吧，我也没零钱了。”爸爸推开他的手，老人却追了上来，从口袋里摸出5枚硬币，一枚一枚郑重地放进爸爸的手心，转身向车走去。忽然，他摘下旧军帽向我们挥了挥：“谢谢你们，但我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好多年过去了，但那句话，那辆车，那个人，好像是来自低处的光，低微但从不卑贱，平凡但从不平庸。

南瑞实验学校八(8)班:林侃
指导老师:朱小佩

空巢老人，儿女都搬到新区新房去了，只有他坚守在故地。

小巷一片昏暗，老人还是没等到他的子孙。我告别了这位老人，不知该怎样安慰他，但我告诫自己，明天一定再走这条道，试着守望这个老人，给老人带去一丝快乐。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为了生计，有多少家庭颠沛流离，又有多少老人憧憬着能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他们在物质上也许得到了满足，但是一个简单的心愿很难实现。

人生路漫漫，劳碌奔波之余，记得找一点时间，回一趟老家，吃一顿便饭，用心听听他们的声音，赏赏即将下山的那抹斜阳。

每样东西都有保质期，亲情也一样，超过了保质期，只会使留遗憾在风中飘逝。犹如那道斜阳，等它高高楼，世界将一片黑暗。

南瑞实验学校八(5)班:章一楠
指导老师:王梅元

这便是其花语。若不能解阵，则永困于此。

此时，我心中那片蓝色矢车菊，本应随着触动而飘扬，竟然连一丝颤动都没有。我似乎懂得了什么，并没有买下那本书，而是径直走出书店，乘坐最快最早的列车，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来到了那片蓝色矢车菊花田。

一年，依旧是一年，依旧是这片不变的蓝色矢车菊，可我的心却变了。《繁华入阵》这本书早已烙印在心中。随着柔和的微风吹来，吹动了蓝色矢车菊，带动了心中的另一片。用纯净的心，去创造，去改变，去领悟，便拥有了一片湛蓝湛蓝的天。花阵已被破解，正如我的心结早已打开。蓝色矢车菊，它是我遇见的幸福。《繁花入阵》，又不知何时再见。这次见，真好……

南瑞实验学校八(3)班:高兴
指导老师:王玉霞

又见日出真好

城市还未完全醒来时，太阳就已悄然睁眼了，柔和的日晖与薄云缠绵交杂，我想这是那些沉浸在睡梦中的人无缘欣赏的梦幻画作。我唏嘘了一会，展开我那优美的翅膀，轻轻跃入日光中。

我乃一小蝶，翩飞在这个尘世间。我拥有美丽魅惑的双翅，每天清晨目睹远方旭日的升起，这预示着一天的旅程即将开始。每天的启程，是大快蝶心的，因为这个时候，空气中都弥漫着自由的味道——妙不可言。

夜里，黑暗如潮水般包裹了我。我向往日出与光明，因而此刻对于我来说如此煎熬。我跌跌撞撞，张皇失措地进了一个灯火通明的家庭的窗隙。很快两个小姑娘发现了我，她们兴奋雀跃，将我囚进一个玻璃罐内，欣悦地凑近我瞧着。我的内心怎会波澜不惊？于是，两个小姑娘看着罐内的蝶儿不停的冲撞着，飞跳着，试图冲破这让蝶窒息的恐惧。可无论是怎样的努力，都如蚍蜉撼树般希望渺茫。

我停歇下来，绝望渐渐吞噬了我，扼住了我的喉咙。我知道，美丽的日出已在同我挥手告别了。噢，那迷人的日出！她是如此的可爱，将那些熟睡的城市唤醒——至少是像我一样的蝶儿，在她的温辉下抖擞精神。那暖阳倚在山头，就已融化了蝶儿的心。我总想即刻出发，迎着初散的阳光！那是自由的方向啊！我愁肠百结，如果蝴蝶也

仰望大树

曾经有人说过：“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这句话对于银杏树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银杏树，需要苦苦等上二十年左右，才能见到属于自己的果实。在这二十年之间，它需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与挫折，才能逐渐成熟，长成参天大树，最后结出甜甜的果实，实现自己一生的梦想。家门前的那棵银杏，已是参天大树，也实现了它的梦想——见到属于自己的果实。可又有谁知道，在它成功实现梦想的背后，付出了多少汗水与精力。它期待着每一次开花结果……

一天下午，天渐渐暗下来，狂风凶残地将它脚下的落叶吹起，让它摇摆不定。风夹带着雨，像在地上寻找着什么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银杏树随风摆动，似乎意识到，又一次暴风雨即将来临。豆大的雨点击打在它的树叶上，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刚开始它一声不吭，但后来还是痛苦地呻吟着。可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很快它又保持了镇定。狂风继续吹着它，

多变的声音乐

她的声音是多变的，里面总包含着她的感情和将要迸发出来、仿佛能够让人触碰到的思绪。我总是细细体会她的声音，体会她作为一个班主任和数学老师对学生的良苦用心。

她的长相并不像一位理科老师，那飘逸的长发给人以轻柔的感觉，倒是有着一个文科老师的清丽。她的脸很小，与她的眼睛相匹配。照理说，她的声音应当是如同小溪流淌的轻柔感觉，但并非如此。在课堂上，她洪亮地解说着每一个数学问题，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充斥了整个教室，给人以洞悉一切的感觉。

早自习时，我坐在位置上，偶尔会看见她倚着栏杆在和同学谈心。这时候，她的声音非常轻，如潺潺的小溪流过同学的心田。偶尔在数学课上，她也会和同学们谈谈未来，这时她的声音能够抚慰人心且意味深长，久久萦绕在耳边。

好几次，我拿着数学难题去问她，她总是笑咪咪的，仿佛是因为自己

有泪水，我的全身应是会被沾湿了的，不远处的窗外，那雕栏玉砌，那火树银花，都成了满目凄凉。我失去了自由，蝶心已死。

后来，我也记不清是如何回到外面的空气中的。只记得窗前，姑娘用那漾着光的眼眸注视着我，她墨黑色的头发如兑了水般清亮。她拧开了罐子，想要还一只热爱日出的蝶儿自由。我旋飞在朦胧的夜色中——远山上，有光芒越来越清晰。日出！太阳要出来了！日光漫过我的全身，将我内心的黑暗全都驱逐了。面对眼前旖旎的风光，我更想流泪了。我又见到了日出，我终生的信仰，她引领我，飞向自由的远方，真好。

我一直相信，不管怎样，世易时变抑或物换星移，万物生来就是自由的，只是很多人都不敢于追求。他们以为在残酷的社会中钟鸣鼎食就是自由了，他们以为在浮华的城市中执著于流光溢彩就是自由了，他们以为在纷乱的尘世中醉生梦死就是自由了。他们不知道自由是那么重要，没有自由，初升的太阳就不会那样温柔遍照了。当我又见到日出时，我知道一切都是那么清晰，真好。

“江河湖海，何处逍遥？瞳日下，蝶自知自由方向。”于是，我，一只小蝶，又义无反顾地飞向了釉青色的远山。

南瑞实验学校八(4)班:王梓伶
指导老师:王玉霞

让它弯下腰，但它不以为然，只是把狂风的袭击当作锻炼身体，弯一弯它常年不动的腰骨。或许它深信，只有经历一次又一次磨难，才能离成功更近，离梦想更近。

第二天，看看满院一片狼藉，再看看那棵昂首挺胸的银杏树，我突然发现，信念与坚持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银杏树这样精彩的“斗争”，我看了不止一次。这或许就是银杏能长成参天大树，并且实现它自己梦想的原因了。

银杏树期待着每一次的挫折来临，期待着每一次的阳光普照，期待着每一次的开花结果……

每一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权利，只是他们对梦想的想法不同，看待梦想的方式不同。如果一个人认为人生的精彩之处在于坚持梦想的过程，那么他就会像银杏树一样，挺过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与挫折，一次又一次结出甜甜的果实，实现梦想。

站在银杏树下，我仰望它，不禁心生敬意。

南瑞实验学校八(4)班:朱焯
指导老师:王玉霞

学生的声音是多变的，里面总包含着她的感情和将要迸发出来、仿佛能够让人触碰到的思绪。我总是细细体会她的声音，体会她作为一个班主任和数学老师对学生的良苦用心。

她的长相并不像一位理科老师，那飘逸的长发给人以轻柔的感觉，倒是有着一个文科老师的清丽。她的脸很小，与她的眼睛相匹配。照理说，她的声音应当是如同小溪流淌的轻柔感觉，但并非如此。在课堂上，她洪亮地解说着每一个数学问题，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充斥了整个教室，给人以洞悉一切的感觉。早自习时，我坐在位置上，偶尔会看见她倚着栏杆在和同学谈心。这时候，她的声音非常轻，如潺潺的小溪流过同学的心田。偶尔在数学课上，她也会和同学们谈谈未来，这时她的声音能够抚慰人心且意味深长，久久萦绕在耳边。

好几次，我拿着数学难题去问她，她总是笑咪咪的，仿佛是因为自己有泪水，我的全身应是会被沾湿了的，不远处的窗外，那雕栏玉砌，那火树银花，都成了满目凄凉。我失去了自由，蝶心已死。后来，我也记不清是如何回到外面的空气中的。只记得窗前，姑娘用那漾着光的眼眸注视着我，她墨黑色的头发如兑了水般清亮。她拧开了罐子，想要还一只热爱日出的蝶儿自由。我旋飞在朦胧的夜色中——远山上，有光芒越来越清晰。日出！太阳要出来了！日光漫过我的全身，将我内心的黑暗全都驱逐了。面对眼前旖旎的风光，我更想流泪了。我又见到了日出，我终生的信仰，她引领我，飞向自由的远方，真好。

我一直相信，不管怎样，世易时变抑或物换星移，万物生来就是自由的，只是很多人都不敢于追求。他们以为在残酷的社会中钟鸣鼎食就是自由了，他们以为在浮华的城市中执著于流光溢彩就是自由了，他们以为在纷乱的尘世中醉生梦死就是自由了。他们不知道自由是那么重要，没有自由，初升的太阳就不会那样温柔遍照了。当我又见到日出时，我知道一切都是那么清晰，真好。

“江河湖海，何处逍遥？瞳日下，蝶自知自由方向。”于是，我，一只小蝶，又义无反顾地飞向了釉青色的远山。